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二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制誥

龐籍可觀文殿大學士

勅孟軻有言君之視臣如手足臣之視君如腹心蓋云君臣一體而相須爾朕於大臣其在朝廷則覆護其所爲出而居外則念思厥勞恩數之行莫不發於予衷也具官某素以材略弼成大政周旋二府遂冠台閣迺者宵人冒欺詔正厥獄猶以克躬□避宰席

鎮撫東服曾未朞月朕懷汝能寵以禁殿之職爾雖
身在藩屏而乃心實在左右噫永念謨明欽哉茲命
呂公綽復翰林侍讀學士

勅夫一法以正羣下有抵必行示不私也人主啟仁
以覆萬物雖遠必及示有恩也惟是二柄予嘗念焉
具官某蚤以材劭久歷詞禁嚮尹京邑甫朞歲律中
有詔獄失於精密遐處淵圖之職徃布藩服之政朕
於近侍眷念不忘金華勸學悉還爾舊爾其省修以
被予之後寵

陳旭授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運使

勅國家以大河之北實爲藩蔽將漕大計每擇近侍
以都總之委寄尤重非通明幹正之材不可以任具
官頃居諫列振厥職能言議忠果不避權要褒以延
閣之秩試之使領之劇而屢形奏牘力辭寵渥比臨
所部甫幾歲稔念汝誠節申錫前命尚體朕意益邵
風力

范恪可銀青光祿大夫起復

勅在親喪者惟金革之事則起之而於官號亦有異

數當其外除則復其職抑舊典也具官某志尚沈雄材武優毅頃扞邊圉休有風稱入總環衛彌見誠効自罹家難尚兼帥領甫終禮制之節宜被散文之秩勉思忠藎以報恩寵

呂士龍可少府監知滑州制

勅國家憲述前古以馭百工虞書之考績周官之大計參稽厥中著升陟之資以勵材者爾以器幹常敏久更任使序進亞卿之列四暮歲列之久舉無愆失稱有謹厚典領三尚均秩九列寵數甚峻汝往踐之

益邵忠勤毋替爾職

曹偕遙郡團練使落御帶制

勅具官某惟爾世家有忠王室清毅之訓彌遠而在爾以材幹侍于軒闈久居內史之職兼持武帳之械動靜沉謹志慮端恪扈從左右屢更年稔進參團結之任尚仍禁密之秩益宣節效庸紹風美

楊暉可屯田員外郎知邠州制

勅迺者南方有干紀之民命師徃征屬久治平士不知戰以爾秉心孤直禮爲身檢荆蠻騷擾亦嘗殄平

起於喪廬往爲帥領厥功未就言者其興邊守奉常
典涖軍壘念汝忠藎屈處安恬進復郎曹易守邊郡

呂邁可虞部員外郎制

勅某以予撫有疆宇窮制坤輿海南之邦悉歸服命

□□□□涖瓊筦善敷條教編戶胥樂屬峒無擾□

□□□□秩用疇守土之勤勉務清修以稱褒寵

田瑋特授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某天資忠順向慕風化任以仕籍列于京寺

□□□□日傳契遷典宮儲近屬寵命惟渥勉力修

飭勿怠而志

孫固可大理寺法直官制

勅廷尉主太平天下法令而丞史之屬必擇常通無

害者任之爾以文詞中科練知吏理驗試具獄甫更

洵月丞于本寺用伸所能惟矜而明乃敕厥職

王從正妻郭氏可縣君制

勅以爾夫向與兵戎追遏蠻寇橫罹擒刺嘗已褒甄

尚念孀耦之孤久纏晝哭之戚徹茲縣壤俾列封君

存浸淪恩矜恤良厚

劉機可光祿寺丞制

勅具官某京邑惟建左右獄以治萬眾之訟尸其官者蚤夜訊問審辯能無滯繫斯亦勞矣以爾向繇銓調擇司其職僅踰暮歲終無回枉卽遷京寺尚仍舊治悉心矜御名無或少怠

陳之奇可太子中允制

勅具官某修飭行業有鄉黨之稱精明經術有訓導之□□□自銓筦勸教舊族齒髮未暮遽還官政進聯□□□推朝渥爾其祇率服于休命

張子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等朕念勞而不錄則材者懈過而均進則愿者弛三年一比擢升能効其亦幾乎治矣爾等列于周行久宣風力考閱遷級庸示甄獎爾其勉飭往荷袞渥

呂公著可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制

勅具官某生於相門不徂華習潛心道義飭勵誠節入遊文館彌見中抱以三年大比之法而進爾資級勉修職業用永來譽

梁彥回特授殿中丞制

勅具官某爾以文詞選於科等以材美服於王官積歲最以居多竦風稱而甚遠序進通閨之籍參陪中省之聯茂業益修來譽彌邵

張從革孫嗣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故具官某孫惟乃祖久服什塗馴至卿列謝還政事休老家庭比聞終命之期宜需錄孤之澤開榮工監朝渥其承

曹侁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某世家忠勳列在盟府河洲德美重冠冲儀屬誕節之祝延援典章而來請躡進鉅秩序通于朝日陪軒陛之聯益顯紳裳之緒

徐師旦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漢設六筦以籠天下之利後世因之極夫織悉弛之則支計之用屈仍之則僂牟之患作惟於擇官濟務而不撓斯爲得矣爾以保薦專於筦利較程資代宜有甄賞參丞理議厥惟茂澤汝其勗哉

故追冊溫成皇后弟姪授官制

勅具官某朕以妃掖之貴奄爾薨逝追崇命號特進
異禮眷其族姻之大咸有肺腑之近錄親遷秩用慰
存歿以爾等聯榮外戚列官京師或峻秩於奉常或
叅丞於省寺恩澤渥茂勿忘欽承

李彥可司封充淮南等路發運使制

勅具官某唐居關中歲輸山東之粟至貳百萬號為
稱職國家據汴都之會觀方來之要輓運儲廩出于
江淮以萬計者率掌六百故其使任尤今上擇焉以
爾志尚忠果材通世務屢更煩劇隨著風稱經營秦

陝之重充物邊障之實東南將漕僉惟汝能進列清
曹總賦六路然周宣恩仁則邦計或屈一切辦事則
民窮無聊勉思悉中母重予念

張從一復西上閣門副使制

勅具官某省戶之嚴使介之近自非端良其志尚詳
練其典儀曾莫得瞻辰闈之光謹班朝之範以爾蚤
登仕路祇服官勤貳職文闡紹休先世比緣旁累嘗
與下遷逮禋事之甫成需恩華之胥浹敘還曩秩往
荷新榮

王成一可內殿崇班

察院劄子爲汴口水勢調善奉聖旨各轉一資

勅某官汴建廟社大衆所居支疏河流東入淮泗載漕南方凡六百萬羸縮之計實惟茲水爾等職在渠洫醜閉得宜克美歲儲時乃之力進遷資等疇敘勤績益邵來最以稱禮獎

任修已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某叅職官省祇事禁近更與器使寢積年靡嚮惟內府條上勤庸念其材敏之資濟以恪恭之志遷聯朝著益茂拜榮勉尚忠勞毋懈而守

劉慶李日新王昭序並中書省主事制

勅具官某祇事宸闈寢延歲筦朝廷之文而最爲知練蚤夜之職而居尚勤廉迺者禮慶敷衍恩華均被遷名禁省漸塵榮途益務勤修勿忘恭謹

王道寧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某服勤官次寢積年庸屬修最之來聞宐疏恩而下逮進列殿聯之近視榮朝宗之優祇受褒甄益尚清飭

劉文潤可洛苑使制

勅具官某事朕軒闥秉心恭肅服官邊圉馭下嚴整
嚮絲隴外蔚有善稱遷使領之近聯總兵鈐於西道
汝有學術必理要通知汝有材能必事機敏達守之
以靜濟之以和惟其忠勤無重訓辭

陳佩可守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某士之以過罹于文者雖在斥棄既開其申
辯之路以盡其情又加之寬大之澤以修其用可謂
至矣以爾貢治大邑旁觸私累已更郊霈漸復京司
往省乃申勉勸乃績

解文質可司天監靈臺郎制

勅具官某被累免官歷更歲律屬比禋祀之澤釋其
錮斥之文降錄舊資還齒仕籍益循檢押無蹈悔尤
張昱之可光祿卿致仕制

勅朕於群臣進退之際曷嘗不緬然思之方其強仕
發智能以濟務則有官賞以材其材逮其謝歸養志
意以自佚則有恩渥以寵其行仕宦者豈不懽然得
其所耶具官某立節清峻無緇磷之苟臨事明敏有
批導之利恤民以惠屏奸以嚴循吏之風聞于當世

自升禁近之列屢委宣藩之重服老聃之言而知止
躡疏廣之迹而告老爾其還上官事秩以列卿休于
而家尚體朕意

宗邈宗沔並贈防禦使追封侯制

勅朕觀葛藟之詩得其親親之意王者必厚恩施以
滋九族使之子孫繁茂盛大乃有凋落之戚曷勝予
悲具官某生於豐有而稟信厚之行樂於爲善而服
義方之訓每自飭勵力期修立降祥遠驗疾起春原
宿夕之間第兄繼喪聞訃惻悼輟臨廟朝陞禦兵之

榮名治通侯之書數營識不泯尚承哀祔之典

方蘋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某吏治三載則效其勞最以進資等用廣恩
惠爾所涖局厥貢惟殫而能勵精職業專於嚴奉督
察欺弊寬於絲作序進其等時懋爾能

李珣李琦李玘李珪李球並除舊官制

勅具官某人子之於其親之喪也哀念無窮惟聖人
制順天時之安祥禫甫終起而從政國家署列武職
者率繇金革之冑以爾生於舅訓族習禮文居廬三

年日月逝矣還奉朝請再服官舊兼循忠孝勉自祇
飭

余靖可知桂州充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充集
賢院學士制

勅麗正天子禮樂之司非近密官不得爲其副所以
刊緝述撰則爲邦典顧應對則謀王體擇選之稱尤

其難者具官某以文學歷詞禁以材智更使指向者
嶠服醜類冒抵邦刑起汝於喪廬授之以兵節自臨
總制漸格小康遽遠攬於奏封願追行於祥禱眷惟

武略方倚帥才特兼書府之名仍居經管之重勉精
忠力稱朕意焉

士建中特授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爾以儒學名家自守師說嚮官河汙醜夷
失宐奪去卽曹退居田里今予近侍薦爾才行授以
奉常之秩涖夫征筦之局追服故法當有漸焉

歐陽修可依舊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

制

勅人臣之大節曰忠與敬處之者或過不及故先王

設禮以爲之制喪者不呼其門盡爲子之志也外除而從政卽爲臣之道也具官某以文章直亮擇居近侍以才略器幹屢更劇任自惟家難歸伏閭里今祥禫甫畢責然斯來文昌清曹淵圖秘職皆爾舊秩往服新命惟是移孝資忠之一義爾其欽哉

張揆可騏驥副使兼知環州制

勅具官某武略沈雄智謀敦劬擢參禁密之列陪與使介之聯正班著於天閑錄教條於州檠邊防重障朝論須材勉思撫鎮之方毋忝甄袞之舉

諸班都虞侯可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予有忠毅之士班于殿巖列于扈衛者咸擇部帥之長以明軍師之法而於郊貺率有遷授以爾等材勇出衆義烈著稱擢自顏行董齊虎旅或馳聲邊障或累効天營逮此需恩兼領諸校恩榮斯至益材欽祇

孫抗勇适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勅具官某以爾父久司計漕遠處炎陬頗著夙夜之勤遽聞彫落之戚命錄嗣子試僚秘丘勉力省修克

紹家世

范恪可節度觀察留後王覲觀察使制

勅在易師爻之義必藉剛中之德以居總正之位邦懷衆服乃獲亨吉惟我祖宗武定天下扈拱宸極分屬三帥制馭之法猶在耳目節其衣食故約而不匱均其役使雖勞而不怨培率之弊息而奮勇之志決今予貔虎之士以百萬計擇任將領其可易乎具官恪謀略明果而資之以沉毅覲識慮精通而濟之以忠貞咸更疆圉之任而風稱甚遠久侍軒陛之近而

恭畏無懈信委茲重迭遷其守以爾恪知兩使之務總萬騎之風以爾覲啓乘車之行專伍符之籍爾其承渥命之厚念賢將之業祇服辭訓以稱朕意

安俊郝質並除都指揮使制

勅國家兵師之權分建三帥而步騎之列咸率其屬以相軍政以伸國威苟非忠勇之材莫與其選具官安俊意識沈遠智謀周達出臨障塞入承扈衛具官郝質精通武略善御士心屢職戎鈐久著風稱會師貞之缺次繇部校而迭遷分握虎篆上拱天極恩榮

信倚莫是重焉

范鎮金部員外郎直秘閣充開封府推官制

勅具官某爰初筮仕以儒飭身詞章右於衆人聲稱籍於天下擢之學序而訓導尚於經術延之文館而譏述精於史體外勢利而自守入名教以爲樂惟汝言行蓋有聞矣都會之府市獄之淵必資敏明乃濟繁浩往佐厥治用觀汝能

辛若渝依前少府監分司南京制

勅通喪之禮稱於人情惟天道之行日月已寃起任

生者之事是臣子之節兼得其中也具官某風力清粹器尚冲淡久踐仕塗屢更任使向分留都之治中嬰素鞞之艱禫織旣除朝著斯復悉還舊秩往服茂恩

馮行已左藏庫使兼知代州劉几遙郡刺史兼

知保州制

勅自兵民之判而爲二其治兵民者有心其間不能均一豈不異哉故守邊郡者兼得治之唯材能智略之敏乃可以授以爾行已挺生相門卓犖有立久居

雙溪集卷之二 志
疆圉特著風稱以爾几世家守儒復取科等不殊文武自期功名或增禁府之聯或領州符之重提封之大可以爲政屯旅之衆可以訓戎夙夜精勤以稱予意

楊注權知春州制

勅具官某嶺服之遐風氣尤異雖方州號爲_出繇鈴筦許其願行寵以賓幄之資委之郡章之重勉尚廉治庸稱褒恩

李守文可國子四門助教制

勅某顯志方伎託迹侯家屬誕慶之辰推及下之澤與陞庠學脫去民編恩榮甚華勉自精飭

馬懷德雄州刺史宋守約西上閣門使制

勅國家撫臨多方專尚文治而邊圉要重之處莫不介戎守遏防外虞唯其命帥鈐戎之二者必得材而後授之具官馬懷德性尚沈毅智畧通明移控朔陲進領州箴具官宋守約忠果著聞恩信及人遣護西兵之雄特拜右闈之重渥澤皆茂揣稱良難爾其悉力盡公修舉厥職以副謹擇之意

殿中丞王綱可太常博士制

勅某國家馭吏之法三年而遷用爲故事以爾綱頃從南軍專持文要比還剋賞裁減歲遷監軍全彬以爾有勞彤于薦引曲臺之命特爲優寵勉樹誠節毋怠而志

韓絳轉官修起居注制

勅吳官某爾以高第爲左右史之官而有端方直亮之節徹於予聞命居諫列甫暮歲序規正獻替動臻理要以疾移告懇祈外補朕念敢言竭力之人詎可以遠旣以考績之法遷與郎署而又還記言之職日侍嚴近謇諤之論尚或相予爾其勉之

王守忠第守規制

勅具官守規念昔儲坊唯守忠祇事左右攀附鱗翼漸于禁近總都內宰久而益恭嬰疾捐世朕甚悼焉閔舊錄親厥等惟舊爾以材敏叅列軒陛方重天倫之戚擢進使聯之重勉自修率勿懈而志

王守忠舅懷玉制

勅守忠長舅懷玉等朕在東朝惟守忠祇事左右攀

附鱗翼漸于禁近總都內宰久而益恭嬰疾捐世朕甚悼焉閔舊錄親厥典惟舊遷丞殿旨擢進使聯寵數之蕃實厚勤故爾宜修率勿懈而志

王守忠諸婦制

勅守忠勇懷誼妻張氏念守忠事予恭勤不怠比聞淪謝特深愍悼恩寵其家逮夫諸婦脂田肇賜實啓大邑渥命優厚永惟欽承

張擇行等充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制

勅帝者之明莫若唐虞尚旌敢諫之士蓋以萬微之務必得端亮以修不逮肆予臨御注意諍臣而於授受之間特御名其選具官某資性敦厚行履清勁臺端繩糾卓然風采具官鯁贄敏識周通素尚方正箴規政治不同要路並進雲章之職參居規地之密勿替而守以稱朕意

俞希孟可殿中侍御史充言事臺官制

勅具官憲臺之職彈治百官分決詔獄昔我真考特置言官御史顙持諍議所以甄錄才美嚮爾陪列殿內知無不爲序進官聯益推渥澤噫敢言非難中理

惟難勉材乃誠服我休命

宋庠男椿年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誕慶之節中外臣群忭呼稱壽固不和悅朕嘉與舊德共樂無疆恩于而家用爲榮寵命爾京稱漸于官政力圖德業毋懈夙夜

胡永錫可監淄州鹽稅制

勅具官某郡督郵之任蓋所以紀綱政治糾司過忒惟強明幹敏者乃爲之以汝嘗歷諸曹復更罷免具以都掾之目泄于征權之局夙夜思御今上毋空厥官

劉元瑜奏醫人孫士龍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勅某挾方伎之學遊近侍之門言達予聞命試爾秩脫迹民版足爲光榮

歸明人等詞

勅某等鷙猛之材久雄於種落忠順之志願圖於聲名特推朝渥之榮以示邊防之寵勉圖報效勿忘欽承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二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三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制誥

皇后曾祖芸制

勅朕以純孝事親至誠饗帝躬執牲玉造于郊廟躬
嘉福敷于四海眷坤儀之重實相祠事追賁曾世厥
惟舊典皇后曾祖芸材武沉雄志尚超邁風稱馳於
藩屏勳業茂於戎韜儲積善謀延施來裔嚮以椒闈
之貴襲疏圭壤之封屬此明禋易居全魏刻章告策

英魄其承

皇后曾祖母曾國大夫人制

勅朕裸于太室奠于崇丘非唯薦馨德於神天抑亦
興民孝行矧予宮壺助有齊明申用愍章以慰誠篤
之至皇后曾祖母某氏志尚惇淑則□□蚤專德慶
裕延遠比緣后德之大前啓國垂□□方□□略均
禧奄曾邦而賜履靈其未昧歆是□□

皇后祖曹彬制

勅王者嚴於祀事而齊明之志必有中□□□□□
于郊廟均福天下眷惟后德每懷恭止哀祿□□□
首及焉皇后祖彬材略絕世資性本仁佐我祖宗戡
定海寓功烈明於日月慶賞延於帶礪然兵戎之舉
專事實平而陰施之隆乃生□懿唯俛天之正儷實
本祖以開祥屬牲玉之熙成□蒙而賜慶惟王英哲
尚或欽承

皇后祖母制

勅朕祠郊丘登侑三聖旣伸孝于祖考唯我儷德絜
神助相申賁先烈用慰誠心皇后祖母挺生慶門嬪

偶華族柔明之懿動鑒圖則世有陰施挺生令孫正
位椒塗景象軒緯追榮祖室前祿翟章屬禋燎之上
□□□封之大宇有光泉宥尚克歆承

劉叅政三代

曾祖景洪贈太子太保制

勅饗親于廟饗帝于郊德誠黍香並獲嘉貺實于彌
輔贊相熙事追恤曾廟所以普施慶之澤具官某稔
善在躬儲慶自遠丘園肥遯行義著聞祐啓胄孫與
謀幾政屬竣精祀申用愍章加保護於儲宮極光華

於壤樹瑩魂如在尚或承之

曾祖母追封榮國太夫人制

勅德厚者其流遠位崇者其數異朝家典故二府柄
臣凡更郊祠重褒家廟上延曾世茲惟舊矣具官某
曾祖母某氏靖嘉厥德淑御今上其儀嬪偶時髦儲載
陰慶貽孫之訓逢辰乃享孚佑哲人協調宰路嚮因
巖廟之任前啓郡田之封逮此精禋特申愍典胥休
城國光耀幽途尚爾淑靈時克歆鑒

祖煦贈太子太傅制

勅□□休于太室禋于中壇祖考格臨神天歆顧乃
惟臣鄰莫不追慕先烈不有褒祿曷以慰其孝心具
官某祖某世美敦於儒雅德名被於鄉邦善慶之蓄
而載於當年陰施之厚而馳於後嗣萃厥孫謀之令
階夫柄用之能屬奠玉之精禮申納書之愍典推榮
私廟侈命大門進春坊輔導之聯爲祖服光華之寵
式將孝告尚或歆承

祖母張氏追封康國太夫人制

勅朕薦瓚先廟則慈顏升配燭蕭陽位則厚祇合侑
故於台輔均祿王妣則孝行於上下而恩覃於幽顯
矣具官某祖母某氏嬪儀表世婦則承家助施厚德
之祥終啓孝孫之慶六珈之飾前被於愍章千乘之
封進荒於大國推榮私闕永賁幽扃

父素贈太子太師制

勅郊以事天配侑祖考唯朕誠心罔有不肅推是感
思及于大臣追揚前人之烈則孝治興矣具官某父
某德尚高舉行美純茂樂於名教訓以清白慶靈之
澤嗣續其昌挺生俊良參論幾務寵推先正師表東

朝顯耀家閱幽通隧路噫一禮之舉袞渥上延朕於
丞疑眷意厚矣

母顏氏追封沛國太夫人制

勅人子救躬盡節以位於朝者莫不欲顯榮其親以
示于世故郊澤之行首被台路申於愍典所以盡人
子之志也母某氏鑒訓圖史躬勤組紉蚤儷宗儒回
瀋陰慶誕生哲嗣參輔宰廷嚮登郡賦之隆未極國
田之峻屬備儀於吉土爰徹壤於大邦并䟽慶渥之
華庸爲德施之厚

孫副樞三代

曾祖鶚贈太子太保制

勅朕薦黃流之瓚內以宗世室之嚴升紫燎之烟上
以旅泰元之重蔚精誠之升聞沛神靈之來格倚賴
鄰臣協申顯相延愍思於曾廟表厚慶於高□□具官
某曾祖某躬善芳猷代嚴清訓材智之美而□□□
□用行義之譽而隆爲素封介爾孫謀參予幄□□
□欽柴之典用推飭壤之恩進元良保護之聯□□
□光華之寵

曾祖母追封太原郡太夫人制

勅登吉土之壇展精禋於上帝御中天之闕敷德施於多方乃眷輔臣追榮先廟具官某曾祖母嘉柔成德淑惠有儀作合高閱克躬時祀慶源來而自遠根本固而必蕃惟顯孫之賢叅右府之命助相精饗格擁鴻禧首推錫類之仁進列啓邦之寵篆章告策識爽其歆

祖植贈太子太傅制

勅朕託王公之上懼德不逮祇享天明風示海寓惟我輔弼贊祠郊丘霈恩大門用均福貺具官某祖某學術名家材資命世惠澤施於邑治陰慶萃於孫謀進與斗樞之庭實相泰元之時甫成熙事首及袞先卽熙朝之孤卿列元良之上傳愍章申告幽隧載華

祖母周氏追封河間郡太夫人制

勅朕入清廟陟負丘奉三后之侑則念及人之親享百福之貺則思逮下之惠矧我樞廷之哲有懷王妣之慈申此愍章以飭幽窆具官某祖母某氏性範雍莊閨儀嚴整嬪令人於冠族儲善德於後昆再世寢

昌四鄰登用嚮有納書之祿已躋徹郡之榮逮竣事於大神復徙封於名壤併疏異典用慰瑩蒐

父不贈太子太師制

勅國家之重者無大郊廟之祭備物盡志成適於度非唯臣工克有顯德以贊陟降抑亦先正之有善訓俾爾習蹈於禮故舉褒典追揚風劭具官某履道冲粹懷材浚明世美寔延德施憑厚若稼而必穡若構之有堂嗣子惟良筦予機柄屬周忌祀孚用恤章儲宮師訓之嚴家廟寵靈之渥推本昭孝斯朕意焉

母周氏追封江陵郡太夫人制

勅予旣念臣工之先正能訓其子以相予祀稽合禮舊用東朝公家之命以祿之又念其配必有令美助成德慶敷錫恩典用均嘉貺具官某母某氏世族高華天資淵靜柔儀循於家節愨行服於諸宗有子之賢爲國之棟向歿平於嶺服旋登仕於樞庭會陽時之畢儀究幽阡而漏澤疏常安之名壤慰聖善之淑靈朝渥甚隆尚或歆荷

母張氏追封京兆郡太夫人制

勅尊榮其親所以勸人子之孝敦厚其行所以勵臣
下之忠朕祠郊丘推澤台輔追褒禩室顯大慶門具
官某母性昭賢明躬循法度夔俎以奉先祭璜珮以
謹閭儀積施慶靈誕生材哲方贊幾微之務適陪恣
契之禋恤及慈闈相攸樂壤更賦上田之數霈疏幽
隧之榮

程相公三代

曾祖新贈太師制

勅立人之道各親其族故廟焉以祀其先馭臣之義
必有等威故貴者特異其數朕景至饗天澤覃四外
唯是相臣祿其曾父於禮不亦重乎具官某曾祖某
潛德內充英稱遐驚垂清白之訓奕世其承涵積累
之祥哲孫斯復方一相以處外舉三事以褒先會郊
時之上儀進師垣之峻秩阡塗雖闕永鑒恩靈

曾祖母制

勅朕吉旦執牲幣以饗帝列侑祖考所以教諸侯之
孝矧惟元老實在陪輔渥施之大宜及曾世具官某
曾祖母某氏賢和循度淑惠有儀蚤儷宗儒勤宣婦

雙溪集卷之九
別苑忠惠文集十三卷
三百五十四
順溪覃福施之美佑廸胄孫之良列于公台撫是藩
服向啓大邦之賦已崇象服之榮會畢明禋再荒全
晉漏恩阡樹靈懿其膺

祖贊明贈中書令制

勅朕有耆哲之老總將相之權以綏近輔方予饗帝
而不得與於籩俎其心豈不在予左右故追褒慶典
無間宰廷抑明注意之重具官某祖某奕世隆禮秉
躬尚儒儲慶淵回啓福緜遠若壙之高其址必大若
木之遂其本必固發於再葉登爲上公眷祖服之迪
祥極帝師而舉禋屬中壇之畢事陟右相以推榮亶
然松阡之華歆茲秬鬯之告

祖母制

勅朕臨崇丘薦吉玉帝臨芳潔神格熙富嘉應雜遘
群靈歡欣思與宗正共承其慶具官某祖母某氏柔
範表于姻族遠鑒燭於箴圖來嬪哲人協布陰德有
孫賢令列于台儀追嚴王妣之封更陪輿地之數大
邦其徹幽窆惟歆

父制

勅自天子下達至行之美莫先乎孝朕裸七室於廟
侑三后於郊思予舊相之重極爾昊天之感追榮禰
世以慰其心具官某父某材智出人而甚遠德業在
躬而至優陰施積於高閣福祉萃于喆嗣登參鈞軸
列於宰司禋祀甫成神貺均被按輿圖之美號占書
社於上游祿有上公之圭告用文人之鬯恩榮罷至
竟爽尚知

母制

勅有國之慶不及于家孰謂之澤有子之榮不貴其
母孰謂之孝朕薦饗上帝均覃釐貺首念良弼追褒
慈妣所以示等數而推恩禮也某母某氏賢德本於
天資儀度隆於梱範挺生喆子登列上台往臨申伯
之藩外處召公之相會休成於熙等特申用於祿章
再開國田大隆廟服歆茲愍冊用慰柔靈

張宣徽曾祖厚贈太子少保制

勅國家禮成園丘澤被寓縣而於臣鄰之先咸有典
數其褒及曾世者非二府近列不與於斯所以重其
事也具官某曾祖某蚤仕華塗交辟幕府勳猷之美

雙苑苑苑
宋蔡忠惠文集十三卷
屈於當世德苾之慶發於來嗣祐孚孫胄登與哲科
陟元戎之壇提四貴之印頃陪禮薦實罄齊明舉家
廟之祿章踐儲宮之保護納書告策榮耀無窮

曾祖母制

勅具有適臣以郊燔之慶用東宮保護之秩褒其曾
前門乃眷其配宜崇小君之號於其私廟榮名稱焉
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性由禮檢德劭嬪風鑒于圖史
之良躬夫蘩藻之祀慶儲當世利澤後人爰啓令孫
實登近輔適中壇之紀事念曾世以推恩徹名壤之

風峻副笄之秩九原如在其慰爾心

父固特贈太子少師制

勅水積者其流無窮德厚者其施必遠有能儲慶顯
祐其嗣是必推恩以及其先朕廼以祇見泰元敷澤
海寓唯予近輔舉祿先正以慰孝心具官某父某文
業啟美材資浚明風稱著於朝閨慶利覃於嗣續有
象賢之哲登近貴之途相我上儀成夫誌祀願禰宮
之清履升儲保之榮名天日光華下燭幽窅

母制

勅朕薦七室於廟侑三聖於郊祖考格臨孝誠昭格
眷予近輔莫不有蓼莪之詠昊天之感近褒慈妣昭
顯令德具官某蚤繇榮閥來嬪德人儀度肅於閨闈
教率刑於姻族助儲陰施孚哲慶基項緣子姓之榮
前徹郡田之號禋柴甫畢恩露載敷特崇象服之華
并胙名邦之履寵榮之渥世嗣其昌

樞密使王德用三代

曾祖母方特贈太師晉國公制

勅大臣家廟通于三世所以異禮等而示天下故子

之著明再筦機政申禋其先以慰其志具官某曾祖
某立誠介特懷道恬冲爵命嗇於當年慶祉遺於來
嗣惟乃孝孫之令入居右弼之崇追顯曾門爰圖成
國允矣帝師之重炳然祖服之華流裕無疆啓祐爾
後

曾祖母畢氏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勅山嶽之所以施利澤而不竭者以其涵蓄之深厚
理勢然也故盛大之室蕃其慶祉有自來矣具官某
曾祖母某氏有雍洽之慈儀具方柔之靜德內修壺

教遠佑孫謀無將相之榮實邦家之賴眷夫曾妣嘗
治大封逮冠斗樞之崇彌加象服之貴脂田益衍幽
祿永承恩數斯隆尚克歆荷

祖玄贈太師齊國公制

勅朕消吉日告廣庭以登元老冠于宥密又稽典舊
追榮祖服大其私門所以視特絕於臣鄰也具官某
祖某德載當年慶流來裔有孫之令爲邦之光出奠
藩服則當注意之隆入輔帷幄則有代謀之勝惟其
大父之廟錫乃上公之圭無令紱以居崇陟師垣而
益重徹治四履覆冒全齊阡塗之幽無昧欽享

祖母路氏追封國太夫人制

勅君子修身無忝其祖固爲孝德之美而况登冠彌
輔追榮上及豈不爲存歿之光乎具官某祖母某氏
華望蓋世美行在躬合媿譽髦積埤善慶再世彌大
無相是崇眷惟王妣之慈向啓國田之賦相攸越重
顯命惟承

父超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封燕國公
制

勅予有耆德之臣越自外相入寇宥密方將倚辦謀
明協濟幾務是用追榮先廟以重寵數具官某父某
材略沈雄志氣忠厚昔事先帝實董元戎戎風美棟天
下之聞德施存後世之大惟乃令嗣蚤與樞庭忠勤
一心出入二紀近繇陪輔專在老成宜申祿於禰宮
特進荒於大國上公之袞實篆其章載煥幽阡莫大
斯祉

母朱氏追封吳國太夫人制

勅弼臣之重等數之大固絕於衆登拜伊始追祿其
先所以明朕眷倚之厚具官某母某氏誕生令族來
嬪俊賢蘋蘩以觀法度之成圖史以規德訓之美裕
然基慶紹厥世勳有子之英久相于外比因節召爰
冠樞謀申愍冊於慈闈畫鉅封於樂國全吳之壤斯
以詔榮

賈相公會祖母栗氏封韓國太夫人制

勅朕薦瓚先廟則慈顏升配燭蕭陽位則厚祇合侑
故於台輔均祿曾妣則孝行於上下而恩覃於幽顯
矣具官某祖母某氏嬪儀表位婦則承家助施厚德

之祥終啓孝孫之慶六珈之飭前被於愍章千乘之封再荒於大國推崇私闕永賁幽扁

新除宰臣梁適三代

祖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制

勅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聖人之論豈苟而已朕每延登宰輔財成教化者必褒顯前人追用愍冊旣榮其家然後可以倚辦國事具官某祖某德望粹美行實滂淡竦拔之材蟠錯而不掄感涕之泉淵渟而必決回擁陰施啓佑令孫諮以謨猷實于鈞軸遠茲

登用之始旌夫奕世之勤卽炳之崇階陟中臺之總錄漏恩幽壤光顯慶門瑩竟有知其享予之休命

祖母追封榮國太夫人制

勅人臣所以貴于當世者惟爵命之差故居宰府於其始也追榮三世之廟示特絕於官師而表輔相之重也具官某祖母惟爾孝孫嘗貳機政固已啓大國之封而列小君之號今正鼎席助成萬務稽尋禮舊申敘封壤疏恩至厚以光華於阡表而發揚於嗣裔靈其鑒諸

父顯贈太師中書令無尚書令制

勅近以宰輔虛席擢任叅貳以政其位朕念被命之
際入陟帝庭則陳道注委之大退款家廟罔不與劬
勞之感非有愍章追冊何以發揚其先烈而慰安其
孝心乎具官某父某以文業之茂中乎選首以才德
之劬登于禁塗蘊澤利之資而屈於當時積陰施之
厚而施于後世厥有嗣續弼予政機甫茲調燮之初
眷夫貽燕之遠稽考典故申命褒榮陞冠文昌顯賁
幽宍嗟爾九原之魄歆予三事之崇

母閻氏追封 國太夫人制

勅進登宰路者所以共治天下而於其家必極褒崇
者非特慰夫幽塗亦以伸人子之榮遇也具官某母
天性靖嘉禮度雍穆挺生華閥嬪儷哲夫以慎淑之
美而表于壺儀以愷嚴之訓而勵于子姓肆爾令嗣
陟于台司誦勤劬而廢詠蓼莪申恩賁而益陪湯賦
進徹大國舉成愍章壤樹之華斯其至矣

宋觀文祖

勅朕於群公褒其先廟所以勉子姓之勤大其私門

所以切邦朝之助爰諏吉日對越上靈竣事均釐莫如舊弼申袞祖服用慰孝心具官某祖某道充于申材浮於仕善政之澤遺思在人陰德之流餘慶及後啓孫謀之方重登宰路之馭爲往于藩宣適此禋祀追榮王考舉錫公主徹彼樂國之封永賁幽阡之寵

父地

勅天子祀七世而祭上帝其禮莫與爲大公卿乃有家廟以伸時享朕祿清明之宮奠泰元之坐升侑三后丕薦孝誠念予大臣罔不懷其先正肆於慶澤均被袞褫具官某父某性尚冲粹識照高邁材美不曜磐于幕府德回復馳于子舍厥有令嗣登予上衮均逸陪京之奧述職大神之祀再荒名國申賁禰宮兼隆特引之儀併爲追遠之數英魂不泯歆是愍章

宋觀文母韓氏封華原郡太夫人制

勅朕嚮清廟登泰時雖祖考歆侑孝誠上達然念劬勞之德欲極天下之養莫可得已故於近輔有承顏朝夕者首敷慶澤非特循典故異恩禮之然抑予心之思推而下及也具官某母賢惠本於天資儀度隆於

梱範誕生詰嗣嘗貳樞庭惟是忠誠卒繇善訓逮茲
 禮鬯之舉申錫慈闈之封徹祝輿圖書治名壤於為
 人母而觀厥子之有立於為人子而反其親之恩年
 又茲寵渥之蕃疇及私門之慶

宋觀文妻制

勅朕禮成帝時澤通海寓念予股肱元老往服藩政
 既榮其躬又推而及其室所以表恩章之良厚具官
 某妻某氏服儀德閔嬪儷宗工隆為世範而有家節
 之嚴助成賢業而有邦光之美向繇台席之命前治
 國田之封建已上儀復申異數按於輿地錫以名疆
 恩渥之蕃勿忘祇荷

張端明父制

勅具官某父某朕饗清廟登泰時雖祖考歆侑孝誠
 上達然念劬勞之德欲極天下之養莫可得已故於
 近侍首敷渥澤其有承顏慈闈者優異恩數非特典
 故之然抑予心之思推而下及以爾涵德靖溫不撓
 俗累長厚之行率于鄉國清白之教嚴于家庭有子
 材賢服于禁近願回禋嘗推奉親慶嘉其志尚重茲

美遷官聯陟芸書之清階品被銀章之美祇荷榮命
永樹忠訓

杜衍太子太師致仕加食邑實食封制

勅朕齋明祇栗躬執牲玉以事宗廟上帝神天鑒格
蒙獲福應四海內外歡欣交通眷惟曩輔實助予德
敷厥恩數以將厚意具官某以清修爲身檢以忠藎
爲國謀昔正台衡進退以道歸休里閤誠心不懈忝
元修報慶澤周洎矧惟舊弼望隆天下增埤邑賦之
實復累功號之美併示優寵徃服休命

王堯臣充樞密使仍賜推忠佐理功臣勳封制

勅朕親執牲玉祇饗郊廟人祇歡欣慶賚周浹惟予
弼輔大臣與圖機政陪侍祠事兢兢齋慄不有恩命
曷以章寵數之厚具官某自登宥密蚤夜悉心以持
國論罔不忠藎而於幾事區處中理材賢之稱著在
時議適講禋燔之禮並推渥澤之異陞級彌峻爾其
材哉

王觀文制

勅朕以純孝事親至誠饗帝每歷三歲躬造郊廟神

禮率繇儀度衍之井賦材以勳衛馳于而家以昭世德之美

張方平加上輕車都尉食實封制

勅人主上事郊廟下臨士民理適厥中茲謂興治朕越丁卯享于道祖翼日裸于太室又明日執牲幣以見上帝已而赦天下大賚內外百執事推舉名典况予近侍所宜先焉具官張某汝以文業登禁近以端毅主典憲以通智總轉流之計以善惠布藩宣之政逮茲祠事職奉常額大正左右助相以成熙事念爾賢勞躡升勳號增埤賦封欽哉服予之休命

程戡呂公綽並加護軍食邑制

勅朕齋明祇栗躬執牲玉以事郊廟神天鑒格蒙護福應澤惠之行周于寓內况予近列奉祀於內述職於外宜有恩數以章寵異具官某才資方重履尚修飭蚤登禁密休有風猷鎮撫藩屏益彰材稱恭元展報慶自近始增衍邑田之厚進列勳號之榮厥恩茂焉勿忘祇載

王珪

勅朕入清明之宮親泰元之祀祖考天地貺施無疆
厥有秉文之士左右顯相而熙福之蕃嘉與均被具
官某才資敏茂行實端方奧學切於本元懿文美於
訓令回翔禁近光顯名譽逮嚴事於崇丘常先途於
法乘奉珍瓚於七室貢吉土於中壇禮容雍和志慮
齋栗序升階次疏列社封並爲寵渥之華益表袞禋
之異

王贊

勅具官某文美中於科等言亮登于諫垣將漕朔陞
有幹給之勞糾虔都獄有矜平之稱屬以躬祀泰時
奉引皇途甫終享帝之儀均施敷天之賚併增階次
兼衍賦封寵數優隆勿忘祇飭

呂景初加上騎都尉制

勅祖考畀予以基統故裸芳于室以達孝恭天地相
予以施生故升禋于丘以報本始粵爾羣辟肅雍在
下福應之格嘉與共之以爾蚤繇風劭擢居臺憲論
議有風亮之節彈治得糾繩之中侍陪禋享顯相齊
明載升勳級之榮益表朝恩之茂

皇親大將軍遙郡制

勅昔我祖宗聖神以有天下付畀於予惟是孝誠以克保又親執籩簋見于郊廟宗籍群莫不齊明以奉祀事庶幾啟於善行成於美化况慶賚之行予何嗇焉具官某天資信厚更濟以學術肅雍助祭率繇禮度勳階并賦用勸親賢汝其念之無懈夙夜

范恪賜忠果雄勇功臣加柱國進開國公制

勅朕以仲冬吉日祇事丘時陟配三后祀秩百神諸福之物擁佑來格均施之澤宜自近始具官某智略

之明而濟其忠厚武林之勝而守以惠和精練事經周旋信遇擢總勾陳之重益修拱衛之嚴自法輅之啓行訖泰壇之竣事天宮有謐蹕路無譁顧是忠謹用推慶賞勳名功號率躡等夷益虔乃心以永來譽
武繼隆加食邑制

勅某朕練時日祀泰元躬事壇丘執薦籩簋百靈歆畱番弁永福念惟官師陪侍兢輿敷與鴻惠以昭慶賚以爾材備煩使志務恭飭總司禁省親邇軒闥自臨陽時還御端闈夙夜之勞彌用信倚進疏公社益

復...
坤國田良恩施之行毋忘祇荷

鄧守信加食邑制

勅具官某國家接千歲之統考一陽之元受記於羣
靈輾熙於遠極眷惟近從當被茂恩以爾天資澁瀉
學識優邵久于軒墀之列夙司省禁之嚴時飭樂文
相承禋意比信宿於所在警夙夜以居中衍陪邑賦
之蕃益表拜榮之厚勉思祇載毋懈乃心

入內都知張惟吉制

勅具官某識慮靖澁才資敏邵久處近密號爲修節

總涖禁省動循典憲朕於仲冬祇見郊廟馨誠達於
上下熙福被于動植爰念行次訖于竣事衛翼恭肅
禮容備順夙夜之勤時乃信倚躡升勳級益埤賦封
恩數之蕃勉荷褒澤

馬步軍都指揮使并御前忠佐南郊封贈父制

勅朕廼者祇事泰元均施熙貺被于四表惟茲信倚
之職董齊有衆勤于夙夜乃有恩恤之典以及其先
示顯榮於當世具官某姿器沉毅材略周敏積儲陰
施之大導發福祥之遠惟是子姓實司戎紀逮終陽

雙身齋
時之禮特貢禰宮之祿進秩環衛漏恩阡安靈爽不
昧尚承厚澤

母

勅有國之慶不及于家孰謂之澤有子之榮不貴其
先孰謂之孝朕薦饗上帝均覃釐貺首念爪牙之倚
追褒慈妣所以示表恩禮之厚也具官某母氏賢惠
本於天資儀度隆於梱範誕生子舍訓總戎鈐或陪
成於熙典特申祿於愍
冊用慰柔靈

妻

勅朕肅恭神祇慶賜方夏百工上下咸受均福豈惟
內德之劭亦有合姓之賢立於壺中申明袞渥具官
某妻某氏柔儀閑淑德注端和儼威服於衡璜循蘋
蘩於祭祀仇飲君子總則和門會郊澤之推榮俾湯
□□□□□□

父

勅迺者祇祀泰元均施熙貺惟茲信倚之職實有董
齊之勤惟榮私門用盡子志以爾姿器魁毅氣尚沈

復一錄... 雄嗣續之強服□□□□□□□□□□□□□□□□

予列校逮終陽時之禮進陞環衛之華歆承茂恩永

耀幽窆

母

初某母某氏貔虎萬旅實予爪牙向祀中壇垂慶方

夏春惟信倚之厚宜有褒恤之恩以爾賢惠本於天

資儀度隆於相範乃繇子舍特啓縣田靈其嘉承佑

爾後嗣

妻

初具官某朕肅見神休覃施寓縣下逮和門之職率

褒合姓之賢以爾淑性端莊柔儀閑婉來嬪遵於禮

則作德謹於閨風久啟中助之誠克著宜家之譽陽

時方成於熙事脂田特啓於大封恩慶其承益務恭

順

諸軍班都虞侯制

勅報本郊丘敷澤海寓念和門之總衆扈法乘之啓

行天策無譁蹕路載肅或成防於邊圉亦均被於恩

榮並加綸綍之華益堅忠孝之志

防禦使錢晦母制

勅朕以天正吉日躬執玉幣薦于郊時神輿蕃釐予
弗自有推而被於臣下四鄰之近達于朝著既澤其
身又禔其生廟所以表恩意之厚矧夫忠孝之家詵
然嗣續願還慶賜推奉慈妣其可已耶具官某母某
氏惟乃君舅克有順德實啓王國逮于福偶聳冠樞
宥作相于外肆爾有翟章之華湯邑之犬丕顯厥德
今泰壇已事嘉乃子舍之請徹壤千乘帛是愍冊禮
非常等揭爲封樹之寵靈其承哉

洪鼎妻梁氏可安康郡君

禮部尚書中書門
下平章事梁適婦

勅朕裸清廟奠泰壇非惟薦馨德於神天亦以興民
孝行而輔弼羣公有能□予美輟閨門之慶施于近
親朕甚嘉焉具官姊生於華閭而天資哲淑嬪于君
子而壺儀雍肅惟爾悌弟以台宰之重相厥禋事願
回集祇授女兄劫華壤正名小君休哉光榮之澤賁
寵而族

樞密副使孫沔妻母制

勅朕自郊還居行澤萬里輔弼之重恩數最隆因而

延請罔違其志具官某妻母氏世族甲冠資性賢明
□儷令心章著美德時乃子壻登于樞庭齊明侍祠
首被慶渥願上私門之賞推奉外黨之榮徹封邑田
褒顯阡祿天光下燭神爽其歆

孫沔妻可進封郡夫人制

勅在召南之詩列公侯之配與鳴鳩之均一言其恩
逮下也執纁蒞而祭祀言其動有禮也惟是爵位之
榮不有賢婦助成其美則無以表于有衆具官某妻
某氏生於華閨歸而宜家稟言容之修觀圖史之奧

今沔擢在樞宥爲予輔臣爾貴以夫當有加等郡田
徹封象服異制爾其荷寵數服訓辭勿忘柔嘉以永
休于福祿

兩制兒男制

勅具官某男某天以春爲陽德施生煦養而百昌蕃
庶人主憲之故有恩賞褒慶之事朕禋于帝時而澤
渥淪漬覃馳四表矧爾近侍奉祠述職罔不恭顯俾
而子舍或其支屬登榮仕版著名京寺勉自修進永
克祇荷

王居白女封長安縣君制

勅具官某女惟爾父行實清修列予近侍嚮陪泰時之祀常奉闕宮之嚴惟是慶恩屬於息女載疏蕭露之澤特徹粉田之封渥命甚華賁于私室

司天監五官正制

勅具官某學通精伎職在天部朕因景至有事郊丘瞻考祥禋特乃相予澤行百工罔間內外進以階次厥恩茂焉

中書錄事以下制

勅某禮祀貺施光被四外矧麗西省咸有關掌均行邦澤之厚序升郡案之次祇服恩渙務勤飭懋

京官等加恩制

勅具官某等朕祇見上帝而百工之列或內與齊祠之肅或外參職貢之幹悉條恩渙均被釐貺樹爾誠節服是褒寵

蕃官加恩制

勅具官勳等十二所以詔勞舊稽秩序行慶賞示恩信也以爾大順存心奕世嚮化率其種落護我邊陲

比因榮望之成誕夫蕭澤之遠錫爾勳級永服嘉寵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三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四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奏議

言災異一

臣等伏見自春至今四方亢旱日蝕地震變異相仍
有以見上天垂意於陛下至深至厚臣不知陛下何
以報天戒之貺乎臣聞古之人君遇一災異循省修
飭或以六事自責或避正殿不居或減膳徹樂或遣
使巡察求直言於朝究愁苦於下於是轉災爲福者

有之矣若天之戒告之不懼民之寃隱之不求乘饑旱之會其變不可量也伏望陛下避殿減膳以自修省仍降詔書戒勅百官各舉厥職遣使天下求訪闕失或有官吏貪殘而不糾刑獄寃枉而不治賦歛繁數而不均徭役頻仍而不息孤獨無所養流散無所歸朝廷之惠不逮於下下民之情不達於上皆得條奏而施行之伏惟陛下鑒前王戒畏之理觀當世安危之勢留意而行天下幸甚

言災異二

臣等近以元旱請行自古帝王消弭災譴之術避殿減膳發詔書遣使者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數日顯然德音未降臣聞天地之氣與人相通陰陽不和本自人召今若不修人事則無以回天意而召至和伏自兵興累季天下困弊外有三邊百方仰給之卒內有四海億兆愁苦之人方此公私匱乏之時必無拯救災傷之力將來流亡必衆盜賊必多患至後思恐無所及况朝夕以來祈禱未應人心如涸天意益高陛下爲蒼生憂念非不勤臣等爲國思慮無不至

凡人有所爲者皆勉而爲之以救災害况避殿減膳
發詔遣使此乃典冊常行之故事帝王修省之盛美
伏望陛下蚤賜施行苟能悅人心自可上消天譴

言災異三

臣等伏觀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殃責躬引過祈
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伏念災變之來
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人君或遇災
異則避正殿撤常膳淡自刻責思所以致之之咎改
之之理以至冊免三公者有之此皆消災異召和氣

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夷狄驕暴凌脅中國
盜賊縱橫驚却郡縣養兵至冗擇將不精配卒頻繁
公私匱乏內外之官務爲辦事而少矜恤之心天下
之民悉於供應而有流離之苦治道如此未聞救之
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朝廷雖有畏懼
之意然而因循舊弊未甚改更今自災變頻數蓋天
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爲安也
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
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而言之陛下不

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并進而不能辨四夷交構內侵而不能謀有願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

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某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人無近効則用災異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尚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寬宥逐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綱上副聖選臣等謹具狀待罪以聞

言災異四

臣等伏見陛下以災變屢至責躬引咎憂勞至切臣

等究災異之來蓋由君臣上下皆有闕政是致內外
空虛民力彫耗怨毒之氣干動至和所以數見災咎
臣等備位諫列無所補益再有奏陳乞加竄逐待罪
多日未聞朝旨臣等切慮朝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
過不欲專罪臣等然臣等自念昨蒙陛下於衆人之
中非次選擢當時物議謂臣等必有建明臣等協心
期於必有報效觀今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變
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補助之致也或朝廷不欲
深罪臣等卽乞各與外任合入差遣庶盡心力以展
實効又朝廷別得賢才使居諫職必有謀畫以助朝
政臣等謹具狀陳乞以聞

乞罷迎舍利一

臣切聞開寶塔爲天火焚燒因發塔基取入舍利宮
中嬪嬙煉臂削髮者甚衆喧傳滿街無不驚駭又聞
以二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聞救天下之
患必有濟時之術施行之事若憑依神靈以要福利
是爲非道也今令僧徒迎舍利自禁廷庶都而萬人
瞻觀衆口傳道下惑民心上虧聖德取笑無窮非細

事也所有迎引舍利伏乞寢罷宮嬪煉臂削髮亦望
嚴加禁止

乞罷迎舍利二

臣昨日竊聞宮中因取塔基舍利入內宮嬪煉臂落
髮者甚衆及擬二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
已具奏聞乞賜寢罷尚慮至誠未能上回聖意臣聞
治天下之道驅生民於富壽皆由教化刑政修舉以
臻太平至於非理之福不可徵求况奉佛無幾前世
甚多臣竊見唐文宗時常令僧百人於宮中念誦

之內道場每有西蕃人寇令講仁王經以至人事不
修羗戎犯闕至今言大曆紀綱弛壞皆由事佛之致
也舍利有光前世有之何足爲靈今天下生民困苦
四夷驕慢陛下正當修人事救時弊若專信佛法以
徼福利豈可得耶陛下設置諫官本爲規正過失今
迎引舍利事出於中專損陛下聖德臣終夕不寐須
至頻煩天聽伏乞陛下力賜寢停佛若有靈必以臣
言爲是如能安行威福臣犬馬之軀全當咎罪所有
開寶塔舍利伏望指揮送還本寺不令迎引

乞罷迎舍利三

臣等今見左掖門外僧衆廣作威儀迎舍利都人會集甚駭物聽臣甫臣襄自昨夜二更至今日卯時連入文字乞賜寢停迎引舍利免至有損聖德卽今却見外面廣作次第臣等切慮必是僧徒交結陛下左右之人張皇其事誇惑都人因此勢力別圖財利至於光怪之事多是妖僧所謂若果神靈所憑豈有天災可及事理甚顯不足信奉伏乞陛下速賜指揮寢罷迎引威儀只令送還本寺

乞罷修開寶寺塔

臣數日聞迎引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必以爲無有此事屢以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間傳言皆謂陛下欲重修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爲憂必以蒼生爲意豈肯枉費施於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怪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生引爲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不能護惜天火所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久之物灰燼之餘或有光怪多亦妖僧之所爲也或以此塔太宗

皇帝所造理須修復臣謂昭應宮上清宮皆先朝所置天火一空已不復修孰有非議若有禁中共出資財不費於官不擾於民臣謂一塔之費數百萬錢一錢之資皆生民膏血當此多事匱乏之時豈可虛費若施於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而寬民力此豈獨無福利哉况天災所焚大示警戒陛下當修人事以報之今大興功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唯陛下聖哲聰明必無此議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寶寺塔如有乞修復者伏望陛下特加深罪以絕欺妄

乞追還孫氏

臣伏見皇族宗鼎妻孫氏禮度不修髡辱膚體屏弃外郊以厲失德臣切謂於繫獄之初陛下審得其狀卽賜之自決於義猶不失今乃暴陳其惡著在民間指口譚賜飭以重宗支之醜而損風化之美也臣聞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夫葛藟之爲物生於水涯則蒙潤之延茂喻王之同姓被恩之甚美也春秋之法爲親者諱其惡夫惡之名聖人之所深嫉然猶諱者務敦睦而芘宗族記稱公族有罪鞠于甸人夫甸

人掌郊野之官治公族不於市朝而屬之甸人者特
隱之耳昔漢梁王有罪爲有司所按驗谷永上書諫
謂帝王不窺閨門之私且污讎宗室無益於治理於
是梁王獄寢不治伏惟陛下覽詩人廣恩之義用春
秋隱惡之道稽周典之要根漢臣之論而蒙覆宗屬
虧忠撓法於道無所容者以義奪恩不得已而誅之
若宮奧晻昧之事宜勿究明必爾章章然不可掩者
亦借託法之不斥其本末以傳四方務以疏厚澤而
敦善化也其孫氏乞追還京師安置以息群口臣疎
遠蒙陋不應與論國體誠有見聞莫敢隱默幸陛下
悉察臣昧死再拜上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四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五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奏議

乞寢罷唐介春州之命

臣今月十九日祇候伏見臺官唐介上殿奏對次宣
 喚兩府論事及令唐介付臺文彥博留身再拜次又
 樞密院奏事聞唐介謫春州臣在殿陛之間所聞雖
 不審實料唐介必是上言執政間事得罪春州然春
 州惡地唐介臺官今言執政而得必死之謫雖陛下

優待大臣而執政何以自安伏緣唐介獨言宰臣所以兩府同列各處嫌疑之地不肯解救臣伏望陛下少霽天威以全國體追寢唐介春州之行臣官爲正言又在侍從耳目聞見不敢默默臣死罪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溫成皇后立忌

臣伏聞陛下爲溫成皇后立忌臣切謂聖人制禮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常設官職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季動遵典法聖

德之感明如天日近者溫成皇后薨逝事不下禮官詳檢旣以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改乃又立忌考之於禮未爲適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懷四后於陛下爲伯祖妣爲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來奉慈皆不立忌溫成皇后生則爲妃後乃追冊於陛下爲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勅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取進止

乞不往奉先寺酌獻

臣伏覩太常禮院公文十二日駕幸奉先寺詣慶基

殿酌獻蓋陛下孝思之心不憚所至然外人唯見向來奉先未嘗親往今爲溫成皇后陵廟成就恐因而謁廟臣竊料陛下聖明必不爲此臣恐獻議之人不思典禮願陛下深思熟議以慰人望取進止

乞罷園陵監護司

臣伏見貴妃近冊溫成皇后監護葬事稱園陵監護使及都監始者衆議皆云便去西京又來已於奉先權攢恩禮倘至附近京城歲時易爲照管外邊人言尚疑有西行別作園陵口語紛紛於事體非便伏乞明降聖旨中書溫成皇后已權攢畢所有園陵監護司一切並停所貴曉諭外人取進止

乞不作溫成皇后誌文

臣奉聖旨檢閱溫成皇后葬要誌文臣遍檢古今並無皇后葬禮更有誌文蓋以名號已尊兼有哀冊不合爲誌臣別具狀備載唐以來故事伏乞聖慈省覽所有御製更不可作取進止

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

臣伏見前宰臣呂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三次詣

夷簡家議事及守司徒罷相之後朝廷有旨令商量
軍國大事今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又詣其家評
論西事臣切謂夷簡病時陛下於內中開設道場及
賜手詔錫與至多眷注之心當世無比臣謂陛下假
人以恩則可假人以禮則不可何哉陛下春秋方盛
固宜親決萬幾却令宰臣樞密詣夷簡決事臣恐天
下四夷聞之謂陛下如何主也兩府大臣輔陛下而
治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
點竊笑臣恐天下四夷聞之大國乏材而無上下之

名分雖陛下特隆恩眷優待老臣正得爲君之道而
夷簡不能上承陛下之意而無引避推讓之心夫爲
人臣端居私家屈大臣而自便於理安乎况夷簡謀
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構百姓困
窮萬手所指無敢言也上天降鑒祖宗垂靈輒以病
解而陛下尚令參決大政皆陛下至今未之悟也臣
切以陛下卽位之初夷簡便爲參知政事其後數年
漸至宰相出陳州半季復入又出許州一季有餘移
領魏府召歸作相首尾二十年間不居政府纔二年

有餘耳前後雖有王曾李迪張士遜陳堯佐王隨等更迭爲相而歷年之久無如夷簡也輔政以來所言之事陛下皆聽信而施行之出藩未幾還當大政以病居家兩府問事得主之淡無如夷簡輔政旣久得主又淡固當敵風敎正庶官安百姓鎮四夷今乃不聞功業但爲私計豈不負陛下眷遇之意也夫開直言旌讜論者宰相之體也夷簡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凡三四次如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

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洩已怒殊不念陛下虛受惡名此不忠之大者又使天下之人父敎其子兄敎其弟咸以直言爲諱此乃絕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其過一也夫獎懿行勵廉節宰相之方也古之聖人敎人之道先以名節爲本若不使好令名則何惡不爲何善不毀縱不陷於惡亦不免碌碌因循爲闕茸之人也夷簡爲性不臧欲人附已見爲善介持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以汚之善人耻此往往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來

人人不肯尚廉隅勵名節淺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惡不爲都無愧耻但能阿附夷簡夷簡悉力護之使奸邪不敗浸成此風俗以爲習又使天下之人皆以逐利爲智能遠勢爲愚鈍此乃廢廉耻之節成奔競之風其過二也夫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宰相之行也夷簡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或先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然後與行若不可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是以阿附者多陰爲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議其過三也夫進賢退不

肖者宰相之職也臣見數年以來審官院京朝官吏部銓選人樞密院三班院使臣授官之後例皆待闕一年二年以此計之冗官甚多而曾不裁損奇材異績不聞獎拔貪墨昏耄之人曾經免罷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少惠多與收錄使天下貪廉溷淆善惡無別其過四也夫富國恤民宰相之事也自關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力殫竭嗟怨嗷嗷聞於路道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能充三司使

副使發運使但務取人情用爲資歷纔轉運使收至數月卽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其過五也夫懷忠誅逆宰相之畧也邊鄙無事之時臣僚或陳備邊之策或述禦寇之方皆爲虛妄引惹或降差遣或與衝替邊臣因此唯尚姑息是以士卒不練器械不完黠羗窺我強弱輒懷異志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蓋命官命將帥或分或合法制不立上下

不和大戰則大敗小戰則小敗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婦存歿寃痛廟堂之上成筭安在其過六也夫暢國威制鄰敵宰相之謀也自西師敗歿之後北虜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大爲耻辱度其禍福譬若疽瘡但未潰耳制敵之術爲患日淡其過七也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爲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壞如此臣謂夷簡若實有智謀執政從來只務固寵不肯施

設是不忠也若竭盡智謀區處顛倒是又不材也不材不忠二者當一責尚貪威勢不能力護或必聞夷簡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臣又見故相王旦執政僅二十年後以病退只帶宮觀使名不復與聞邦政故事甚明其夷簡伏乞朝廷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陛下於夷簡正君臣之分存終始之恩伏乞陛下斷而行之以全國體取進止

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

臣伏以當今之務至要至切者莫若擇執政之臣苟容不材欲百職修舉者無有也切見叅知政事王舉正材能最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於時天下之人指目羗虜爲患兵戈未寧生民窮困國賦貧蹙陛下豈不念祖宗社稷之重國家安危之計而令舉正碌碌備員自陛下擢用韓琦范仲淹以來人人日期大任韓琦仲淹見已到闕若以處置邊事韓琦足以當之乞移仲淹叅知政事其舉正伏乞退罷以叶公

議

再論王舉正

右臣近論述叅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緘默無補於時特乞罷退樞密副使范仲淹才名德望素著於人乞叅知政事或者以謂若用仲淹叅知政事却令舉正復入樞密府朝廷大臣不失進退之體臣切謂舉正軟懦無能豈可却令人樞府雖中書總天下之事重於樞密院專講兵謀豈可用不才之人也臣聞人主之御羣臣稱職者用之不職者去之舉正預政以來有何建明著於時論儻不以罪斥而以恩罷其爲幸

也大矣伏唯陛下天資仁厚不忍失一大臣之意奈何羗虜皆橫生民已困兵戈未寧水旱不節嗷嗷四海思望休息急於用才之日陛下雖欲存小惠宰相雖欲芘同列豈不誤國家大計乎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退舉正用仲淹以荅天下之望臣爲諫官論列大臣先當議其才與不才若舉正過惡未欲盡言願朝廷蚤以體去之無令醜迹暴揚於事爲便

論李淑梁適姦邪

臣伏見李淑罷開封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諫官

已有論列李淑行迹姦邪醜惡不宜在天子左右皆
陛下素所知者而天下之人未知朝廷如何處之臣
聞至聖之主至治之世邪人不能爲患猶必去之舜
有功二十登八元八凱去四凶也以舜之明雖有四
凶在朝豈能害舜之治然必去之者不可使邪人在
側使天下之人皆曰爲行如此猶在天子之側誰肯
修身潔行以爲忠良以此知邪人雖不爲害猶當去
之况能爲害乎自古帝王非不能知邪人不去終爲
大患然有因循却者亦有以也一日不明雖知心之

惡邪人而不能辨邪人之謂也二日不忍邪人善爲
巧佞君雖知之而不忍去之之謂也今李淑姦邪朋
附有尸鬼之名聞於天下伏况陛下智照明了之纖
毫盡見淑之爲行無不諳悉非不辨邪人也臣每進
對之時陛下嘗謂臣曰姦邪去則朝廷之福以此定
之又非陛下樂聞巧佞之言而不忍去之也所以不
去者必以無實罪故也臣請論之有實功有實罪而
賞罰不疑也有司奉行無實功而賞無實罪而誅
唯聖人自能別之有實功而賞者戰獲多少財利豐

寡是也有實罪而罰者殺人受賍之類是也無實功而賞者節行是也無實罪而罰者姦邪是也是故聖人之議賞罰也賞節行在實功之先罰姦邪在實罪之上故舜登八元八凱去四凶而曰大功非聖人不能爲之臣力指姦邪世人以臣不思後患爲臣寒心笑臣愚魯臣自知甚明苟利國家豈顧後患哉臣不愛身惟憂朝廷不卽施行耳姦邪不去正人退縮此正可痛心也李淑梁適皆有實罪而臣輩所謂者只乞與外郡有何難行若大臣者有專權之嫌有後患之畏不敢明言去之陛下何所憚而不爲願陛下爲社稷爲生靈留意幸甚取進止

乞降呂夷簡致仕官秩

臣切聞司徒呂夷簡致仕朝廷除太尉者臣切以呂夷簡立性姦邪欺君賣國出入政府二十年二虜凌憑百姓窮困賢愚失序賞罰不明一無功勞以病罷退陛下未能誅戮勸勵後人豈當濫推恩禮縱取笑天下其呂夷簡麻詞乞不賜降下別令中書詳議官秩取進止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五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六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奏議

乞罷晏殊宰相

臣等切以宰相之職代天工斷國論鎮撫夷夏表則官師非有經綸之才廉正之德而居之者是謂失其所任然當中外多事之時苟能盡心竭力以濟公家之急縱有不逮人或恕之而敢不恤乎物議務營私產與細民爭利推其爲心豈可相天子而率百僚也

臣切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爲宰相首尾數年不聞奇謀異略以了國事惟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託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聞於道路臣等謂今年以來災孽相仍盜賊繼作內有百萬驕冗之卒而不能更其法下有億兆愁苦之人而不能寬其力盜賊屢動延及嶺南虜使交爭未來事緒未已河決於北地兵判於邊城觀此事勢大臣之責其過均矣然晏殊當此憂危之時恬然自安規圖小利此

於大臣中尤見其所爲之謬也臣等聞唐高宗朝中書令褚遂良賤買中書譯語官地爲御史彈奏貶同州刺史又聞太平興國中宰相宋謀與宣徽使張禹錫互請官中邸第太宗皇帝鄙其不識廉耻宋謀以本官罷免二人當朝廷無事於官司有所營取尚行貶降今日中外人心憂危殊爲輔相旣不能了得大計又占射官地役苦軍人日趨數十錢之資情狀如此豈可尚容於廟堂也伏唯陛下以祖宗社稷之大天下生靈之重久付已爲失任加之營私忘公無所

魏良臣等伏乞陛下特出英斷罷免晏殊別求賢才以救時弊取進止

乞責降馮承用

右臣伏見勾當御藥承用爲御史臺彈奏授作坊副使勾當北園者臣切以承用小人憑威恃勢久招物論致有評彈固宜竄逐以垂勸戒今乃優與使名兼管園囿是以罪責而遷官任使與無罪同何以示朝廷賞罰至公之道恐兼依舊出入宮禁事體不便伏乞聖旨特於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庶協公議取進

止

再論馮承用王守琪

右臣今月初一日伏爲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馮承用轉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北園臣爲承用倚威恃勢久招物論乞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至今承用尚在京師且承用旣以事責却自入內宮供奉官轉一資何以明勸戒之道臣切聞馮承用曾受供備庫使知磁州王守琪青馬一匹却安排侍御郭氏嫁與守琪爲妻且郭氏在內中執侍之人雖得出適承用出

入宮禁豈可受守琪送馬後以郭氏嫁與爲妻守琪
陛下之廷臣豈可交結承用敢娶郭氏瀆紊彝章中
外傳聞虧損國體其王守琪馮承用各無恭良之禮
罪當誅戮乞送馮承用王守琪下御史臺根勘因依
以正刑典臣備位諫官度事之有所損益者乃敢論
列期於必行今承用未寘刑書臣不得默默而已也
乞罷陳執中叅政

臣伏聞制命以陳執中叅知政事雖衆議喧然咸謂
不當臣慮傳聞未審未敢指名奏論尋於今月二十
六日夜蔡某向入劄子稍緩其命容臣等上殿奏論
次日不蒙指揮是陛下以所命得人不容論列臣致
均聞聖意以執中建皇儲之議以爲有功故復大任
也臣見前代以來人臣建皇儲之議誠爲難事或因
後宮爭寵次序未分或因皇子衆多材德相遠人臣
逢此時建大策力排群議者誠爲有功也真宗皇帝
獨有陛下一子天下之心固自係望皇儲之立非陛
下而誰但以幼年未行冊命又豈待人臣建言而後
定也執中於當年上言正是窺先帝之意自圖富貴

又豈爲功耶伏况陛下寵遇執中擢居樞府西事之始處置乖方如要排牆殺元昊使人又明降宣命令邊臣入界打虜致得元昊來攻延州覆軍殺將爲國大耻皆執中之過也兼執中賦性强狠不容同列商議遂致如此敗事陛下明其有過尋已斥去及任陝西又以無功而罷自專州責務嚴刻科歛一向殘暴此固衆人共傳也才性如此豈可置之廟堂况今天下多事生民困苦天地災異中外憂惶正要任用才能之日陛下但以執中曾有建儲之言不念強狠害

事任之政府此乃牽私之意安可副天下之望臣伏乞陛下追罷執中前命別用才能如以臣言爲非乞行竄逐

乞罷呂公綽在京刑獄

臣切見呂公綽先任三司判官後因父夷簡在中書避嫌不就省職遂同判太常寺太常寺舊無同判之名爲公綽特置名目近聞本寺失去編鍾四百有餘爲寺中執役之人盜賣公綽主判理合坐罪却差糾察在京刑獄臣切見宗正寺曾因失物主判趙良規

坐罪出補外任况茲樂器人主郊天祀廟會朝崇禮之器豈容竊去而主判之官並不問罪又遷升糾察刑獄之任顯是公綽明知本寺失鍾事重輒求解罷要作去官若以前因避嫌自夷簡罷相公綽却合入三司判官若以在館歲月頗深見在資歷深如公綽者不少近曾因父罷相賜紫又授修撰爲臣察論列尋已罷去今轉更僥求是驗全無廉耻其呂公綽失鍾之罪伏乞朝廷推至公之典刻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行所有糾察在京刑獄勅書伏乞追寢

再論呂公綽

右臣近爲呂公綽同判太常寺失去樂鍾至多並不問罪却除糾察在京刑獄臣伏刻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行所有糾察勅書亦乞追寢未蒙朝廷施行臣待罪諫官所言悉皆公論如呂公綽其父夷簡執政之日公綽倚勢賣權欲施一恩則預作因緣欲行一事則先露風旨若以外人所議直是貨賂交通爲宰相之子而暗擅威福之名著貪婪之迹爲陛下之臣豈復有恭畏之心乎操履若斯豈臣過論况夷簡作

相日久舊恩遍滿朝中或欲屈法以芘公綽之愆或欲遷官以酬夷簡之惠伏唯陛下持大公之柄宰天下之平示公綽均於百官何以恣其僥倖若朝廷以公綽失鍾之罪爲輕其糾察在京刑獄之任卽乞追寢別與閑慢差遣若公綽不合陳論乞加妄言之罪使天下知是非有歸不可空已也

乞罷魏兼館職

臣風聞前淮南轉運使魏兼先自兩浙安撫回來以有旨候令任蒲日與直史館者臣切見前來遍遣安

撫使諸路巡察惟魏兼最爲狼藉是時杭越蘇秀等州旱澇連年疫癘相屬富者疾疫貧者流亡哭聲載道餓屍橫路魏兼專銜恩命往布德音不能悉心區處以副陛下焦勞之念輒敢恣情宴樂以斂百姓財物至蘇州畱止三日窮徹晝夜歌樂娛遊本州盡驅饑民藏於祠廟三日拘束飲食無得殍死甚多隔年論旱詞狀一程至吳江方得收覽諸州望風悉遣妓樂隔州迎役睦州送至桐廬至有樂人溺死蘇州民謠刊板傳誦臣略得兩句云繞梁歌妓唱動地饑民

哭杭州刻安撫夜飲圖賣於都市醜聲惡語傳於道路緣魏兼與宰臣辛得象晏殊並是親戚當時無人疏兼罪狀請加誅以謝吳人不惟苟免過尤仍有館職之命伏以賞罰之柄國之大經今無功而行賞已可痛心况以罪惡而加賞乎上下蔽蒙紀綱隳壞靡不由此其魏兼上無畏法之心下無恤民之意縱有任使焉肯盡忠所有館職之命伏乞寢罷或降與小郡以勵後人

乞責罰醫官

臣切見近寶和光公主及公主相繼夭殤供藥醫官已聞下開封府取勘者臣切知豫王鄂王薨時醫官亦是取勘只降一兩官未旬月間尋得牽復切慮今來亦只似此行遣久遠不便况近來小兒醫官不一二年超升官資賞賜無數奏薦異姓恩澤過於兩制臣僚賤者立貴貧者立富若以死生有命藥餌難工自來所醫疾病盡是當痊愈此等何故濫受恩賞恣爲僥倖若以從來痊愈因藥合受恩賞今日所醫無驗自當伏就刑罰臣切聞先朝周王薨其時醫官李

某杖配廣南陛下二三年間皇子皇女繼亡六人盡
在此輩數人之手兼臣聞醫官各是臨病互相推托
不肯及時下藥以致病深雖有良醫無由措手其罪
至重比於李某合更加刑其術至謬求之今人不爲
難得伏望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特因此時深行刑
罰庶使後人知懼藥餌盡心實爲久遠保育皇嗣之
計

乞商稅院不用贓吏

右臣伏見在京倉場庫務有係舉官監當去歲近年

多是大臣之家陳乞子弟監當就便勾當家務臣切
以外州軍場務錢數三萬貫以上及茶鹽轉般倉等
並是舉官監當蓋朝廷以官物出入必在擇人今京
師倉場庫務受納天下所輸之物招來四方商賈之
資計利最多號爲繁重却陳乞監臨未爲便允臣非
謂大臣子弟例皆不肯蓋守官者憑恃勢要不肯盡
心監司者護惜顏情不能糾舉不如泊場布庫在藏
庫等處侵欺盜竊相繼敗露其餘損壞官物不可勝
數今陛下或無名費及千緡有司必以爲不可至於

監當損壞官物監當萬計因循不問大可怪也切見李壽明監商稅院爲無名收稅非理勾追市肆之間號爲騷擾三司不時糾舉却止出榜曉示本家懼見彰露乞降除近郡通判旣有見闕三司依例舉官朝廷却除陳執禮監當臣切聞陳執禮先曾犯贓追停今來爲王欽若家先曾陳乞便與填闕况都商稅京師商賈出入所收課利萬數不少贓污之吏豈堪其任臣乞下三司詳定若干倉場庫務合係舉官監當所舉之官並委三司舉曾歷外任無贓污之人更不在臣僚陳乞之限若一任內有犯入已贓乞坐所舉之人並與同罪施行所貴局務得人不至枉壞官物其陳執禮亦乞別與差遣

乞用韓琦范仲淹

臣伏見去年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爲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象詞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否之彖詞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權欣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弃六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歛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惜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爲以解焦勞之悉陛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懽忻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養適宜固不病矣病

在皮膚醫者能蚤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耻發乾剛決斷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六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七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奏議

論趙元昊狂僭之計

趙元昊弃其祖父盟約妄為狂狡僭稱大號不臣之迹彰著朝廷大增邊備議者皆謂元昊遣人入朝不從其所請必寇邊郡以肆狂心臣切謂不然戎狄之心見利則動若元昊欲寇邊當去年未備之時舉衆而來勢或難禦於其時尚不入寇今乃先自狂悖待

我邊之皆有禦然後入寇亦有何利臣切料元昊本無寇邊之心但張聲勢欲求中國歲與貨財耳

論地形勝負

論者或以西虜之俗善騎射習戰鬪以爲非虜之比臣切謂過也大凡騎軍利平地步卒利險隘得地形之利者勝勢常多趙魏之地千里無關塞之險虜善騎射故勝勢多在彼也今西邊之地自鄜延環慶涇原沿邊三路皆是山險要塞之處此乃步卒之地非騎軍之利若以其俗善騎射樂戰鬪則不減北虜若論步騎之利則地勢異矣故勝勢常在我也

論虜騎強弱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略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况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搖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

集賢堂
吳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謂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其情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

料元昊擾邊境

或問元昊既無來寇之心今者遣使人入朝不得如其請料元昊之計其將安在臣切謂趙元昊必自度邊塞險固難於進攻若大舉甲兵既一敗衄則窮蹙之勢日見坐爲中國擒也必且時以輕騎偏軍往來邊地鈔略蕃部若此不已是中國邊郡之兵不可一日罷去年歲之間歲月之久運芻粟完城寨關中勢

當疲擾此虜常佚而我常勞利害可明也臣故謂今來必不舉兵用偏師鈔擾邊境者此也

乞通和之後蚤計費用

自趙元昊狂悖以來朝廷日日發關東兵馬以爲邊郡守備然沿邊州軍自來只約現在人馬芻粟爲一二歲計今者增兵與馬比舊必多數倍至於饋運芻粟轉輦兵甲修葺城寨燕犒給賜之費日以益廣若終一歲而計之其費用之物大率必倍多於每歲旣邊兵未有罷期則其費愈多臣恐年歲之後必有議

者建白請賜元昊金帛與之通和者臣謂此謀非國家長久之計也若元昊削去尊號臣禮如舊朝廷但赦其罪亦不當大與金帛與之金帛是爲狂悖而得之况元昊豈肯削去稱號何名而賜之金帛與之通和哉國家遺北虜其費不少若更與西虜通和使北虜窺中國之強弱而啓其狡心不細事也臣謂朝廷將來罷通和之議莫若蚤計度減損費用之物苟費用不減於舊日則何以持久而制狂虜也

論減費用

臣切見正月以來發兵馬赴沿邊州郡皆全軍而往未嘗精擇夫全軍而往必有老者武藝不精者此等兵卒皆不可用又邊郡之地多處山險而中軍之馬有老病瘦瘠不堪馳逐者亦隨軍而往若有戰鬪亦不可用也况沿邊如鄜延等山路阻險饋運雖今日平糴糧草皆是本處居民積聚之餘若一歲之後必須外州輦運苟非擔負不可得至是以不可用之軍馬坐費難至之芻粟臣欲乞令邊郡帥臣於已至兵馬中選武藝精者及馬之強者留之其兵卒老弱者

武藝不精者及馬之老弱瘦瘠不堪馳逐者皆遣至
近裏州軍或罷歸之所貴便於供給夫兵精馬強以
戰則力倍自然臨邊之郡糧儲可節也

乞置鄉兵

或曰練兵擇馬減省邊郡之糧饋其足以持久乎曰
若欲爲持久計者莫若增置鄉兵有唐之制天下州
郡募百姓爲府兵府不過一千二百人外拆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而籍名於官不離其鄉里農隙教習
武藝其餘時則居家有警急則集而備守今若置之

不費國家之用足爲天下根本矣臣切謂關中今若
召募一年之間可致五十萬人一年教習足以守備
則關中之勢已強矣或曰今募鄉兵則關中騷動如
何曰府兵不黥其面又立名曰若拆衝果毅之類與
兵卒不同擇其鄉里豪武者爲總領乘農間則教習
有警急則守城不離其居不妨其業則百姓爲之何
所苦也若然必有置之術頃年靈武困兵陝西搬運
糧草最爲勞敝至今老人耳目相接徃徃皆能言之
若先下陝西計度轉運糧草徃邊次下募兵之制應

家充鄉兵特免轉搬如是應募者衆矣或曰兵散在野則如何曰開元之前不聞府兵爲亂者蓋其勢分犬牙相持雖久不爲患矣臣今略陳其大槩國家儻行之乞下臣詳議條目

乞擇涇原邠寧兩路帥臣

臣切見唐太宗德宗朝吐蕃屢侵邊境是時唐帝在長安勢大力衆大臣如郭子儀李抱玉渾瑊繼總大兵已鎮近畿猶命馬璘李元諒守涇州張獻甫楊朝李晟守邠州郝玘守渭州分扞虜勢是邠涇兩路自

古爲西虜之扼而長安之所恃以爲屏蔽也今之事勢與唐不侔而涇原邠寧朝廷命帥雖以永興延州二帥遙領西路安撫之名萬一邊郡有警豈能遙制事機應變以破虜乎臣請邠涇二路當擇帥臣使其勢若酈延環慶之重勵兵訓卒待虜之至而破之此制勝之術也

乞立邊帥等威

臣聞主兵者權不分則威立威立則令行令行欲上下順從無敢違悖乃可使之赴敵也唐肅宗遣郭子

儀李光弼率九節度之兵討安慶緒但魚朝恩為監
 軍而不置統帥兵權不一議謀不同故無成功也臣
 切見汾邊都部置鈐轄都監等官品雖有高下其實
 無所統轄至於論議兵事各出已見主將不能自決
 此權分而將不重將不重則令不行也又見帥臣所
 統之官若巡檢塞主等請見主帥卒用賓客之禮豈
 有軍中而無等級耶臣欲乞自鈐轄而上於主帥皆
 當用叅佐□□□□於主帥合□□□□□□□□□□
 □□□□乞依附階級條□□□□立新制所貴兵
 權一將□威立然後可以制敵也

論不利攻戰

或曰前所陳汾邊地形之勢勝在我其利出攻乎曰
 出攻未見其利也何則我雖有地形之勝而西虜之
 地亦多險隘是皆有地利但為客者敗多而為主者
 勝多耳今若興兵出攻且西虜地無水草又飛芻輓
 粟崎嶇山谷虜必深遁遠去我若進攻虜必遣兵依
 險設伏絕我糧道進則不得攻止則糧不給退則必
 有掩襲之兵此出攻其利少也或曰既不可出攻又

不可通和但增兵守邊繁費轉多虜何時可破乎曰
居邊郡帥臣能設計謀誘之使其來侵而敗之然後
元昊可得而制也此最爲上策

論契丹遣使之意

契丹舉兵征元昊以助中國仍責以劫略之罪或曰
二虜互相疑貳勢不兩雄必有釁隙臣謂契丹與元
昊久矣親好元昊爲中國邊患若與契丹結隙則腹
背受敵元昊黠賊豈有如此失策假使契丹凌辱百
端元昊亦寧屈而就之必無目下結隙之理契丹今

日之謀主於自邀通和之功耳

論絕元昊通和其終亦戰

契丹旣請中國與元昊絕和旣而必以元昊歸順又
請中國與元昊通和度中國必不能拒之旣和之後
□□□馬皆當鴈門之北頓而不解遣使一賀如何
□□□遺金帛則曰犒軍之資也或求歲與之或請
□□□廷何以給之旣非言詞理道可論是非直以
兵勢相臨必戰而後已臣謂從契丹之請亦戰不從
亦戰

乞拒契丹之請

契丹今以兵助中國討元昊僞爲善意朝廷若不從其請契丹必以爲詞又駐兵雲州正當鴈門之路或便盟好卽爲邊患河東河北必爲大備或曰契丹今在雲中只是帳下兵馬不曾點集他部非必大舉臣謂元衡歸旣得此事端傳檄而起不踰月而六合豈得不爲患哉患在目前若拒契丹則當速爲備

乞拒元昊之和

元昊不久必有使來若更有所求可因而絕之若無所求奉正朔正名分貢方物相續而至朝廷以何事拒之若以契丹之故而拒之相次又以契丹之故招與之和元昊以中國之言足爲信今旣絕和元昊必以重兵宿麟府之間旣防契丹又窺河東以輕兵出陝西沿邊州郡朝廷不敢輕移陝西兵馬河東一路不增兵則不可以守增兵則糧運難繼不戰已困况乘時觀隙奔突難防非細故也

論拒二虜皆爲邊患

或曰今拒二虜皆爲邊患何以處之臣謂校輕重之

勢執理道之直者行之然沿邊立計須備若契丹一
舉我軍未能決勝則人心搖動中國之勢十去五六
况元昊之和未決契丹以兵脅之二虜通謀元昊當
陝西契丹當河北合兵而出河東則中國所備者衆
而兵勢分此天下至危之勢也

乞大爲邊備之要

或曰契丹事宜如此朝廷應添兵副擇將可以禦之
臣謂不然不去其弊不求其要兵多益分危之事也
所謂求其要者一曰變軍法二曰委兵柄於必戰之
人三曰擇偏裨於行陣四曰去無用之兵五曰分守
兵與應兵爲首尾救援之勢六曰擇要害郡縣之官
六者旣修然後可言邊備若因循舊弊未見可勝之
期此方今至急之務也

知居齋
宋蘇忠惠文集

九十一



入三日...
其與...
大未...
...
...

